

明天出版社



写作心理学

XIE ZUO XIN LI XUE

党建研究文集

甘肃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甘肃省组织人事工作理论研究会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郝 军

封面设计：吴 祯

版式设计：霁 野

党建研究文集

甘肃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甘肃省组织人事工作理论研究会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中共甘肃省委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318,000

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99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26—00858—0/D·49 定价：6.15 元

主 编： 杨振杰
副主编： 陆 浩 康 民 强宗恕
编 稿： 顾永光 曹 毅 高宏章
牛酒泉 张仲仪 韩楫舟
郑子文 蔡保成 杜小明

序 言

田仲济

与张蕾同志相识已近四十个年头了。在这四十年来我所接触的人物中，他是一位在性格与作风上都颇有特性的人。他性格温和、深沉，作风细致、深入。处世为文都有自己的风格。

在这近四十年的岁月中，他担任的工作，前十几年主要的是一个校内报纸的编辑，后廿几年主要的是在中文系教课。无论是编辑或任课，他都是以默默的耕耘者的态度来从事的。这使他在工作过程中不断地丰富提高了自己，使他的工作很快地出色，进而具有自己的特色。从事编辑、教师者何止千百万！但碌碌者众，超群者鲜。编辑像叶圣陶，教师像立达学园诸先生，在全国是不多的，即便不是仅有。

在事业、工作以至教育、写作有所成就的，必然具备像虔诚的信徒对教义和经文那样的热诚和献身精神，立达学园诸先生在立达的教书、编写教材的工作以及他们以后在开明书店的编辑和著述工作无不如此。张蕾同志也是如此。当我读到他的《文章写作指要》时，我不禁想到了《文心》。这话并不是说他的成就与叶圣陶相同了，而是说他从事著述工作的态度相似，从而取得了一些他自己道路上的新的成就。从他书籍出版后的一些反映，是可以证明这一点的。关于“文章作法”的书籍，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真可说汗牛充栋了，但谁能不承认《文心》的超出群伦，独具匠心呢？建国以来论述作文的书何止数百本，但谁又能说《文章写作指要》不具作者的心得呢？作者曾为一个并不懂文

学的人信口雌黄而气愤，实际上这种人不过像童话中的小羊本来是一无所知，却自以为什么“我都知道”。《伊索寓言》中的青蛙自大狂到与牛比拟，结果是客观事实没有随它们的意志而改变，它们反自取灭亡。那狂到像青蛙样的恣意抹煞客观的，能得到优于青蛙的命运么？

如今代表作者的“文章学”的基本观点的本书已写成待印了。他对写作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写好文章，甚至教学生写文章，只讲授技巧方法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加强写作者的主观修养，努力提高主观反映能力。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蹴而就的问题，本书是就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写作心理规律加以探讨的。这本书是在他具体指导下，由几位研究生动手撰写，最后由他修改定稿的。他们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反复研究、讨论，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和充分的阐释，其间经过了多次反复的修改和补充，最后又经主编的统稿和润色。语言和风格力求其和谐，内容和形式期其趋于统一。不付出辛勤的劳动是难以实现其目的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论述，自然心理活动、心理素质在写作中的作用，以及写作过程中心理的活动，都成了主要内容。其特点是不广证博引哲人名家的言论来为自己的理论作证，而是总结自己的科研、工作的实践经验，经过分析、研究、解剖、比较，得出他们的自己的看法、新的写作观。从心理的角度，并不是只从心理学来论述，事实上有关的一些方面，例如美学、逻辑学、哲学，以及文艺学等诸方面的问题不可不涉及到。这就是它的可贵处，它既不是重复了别人的内容，也不是就他人的论述加以阐述，而是在写作研究或文章学的广大领域中，另辟蹊径，另定方位，另择角度，这是过去未被人重视或涉及极少的一个区域。这

个区域是足供研究者驰驱的。

《写作心理学》在我国还是第一本。据我所知，在三十年代曾有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近年来有金开诚的《文艺心理学概论》，高楠的《艺术心理学》，更有鲁枢元的《创作心理研究》……等。但这些著述，多半专论从事文艺的心理活动与其作用，文艺创作虽和文章写作相似，但究竟有所不同；另外，有的将写作心理的研究作了一个部分来处理，显得较为简略。本书是将心理活动的作用在写作过程中，就其各个方面，各个层次，进行系统地分析和研究。

几十年来张蕾同志是一位不声不响的默默的耕耘者，他尊奉的人生哲学是正正经经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对教学和科研他是勤勤恳恳，积极努力，从不叫苦，从不夸功。这就是他成就的一部分。《写作心理学》是一片正在被开垦的原野，难得有人去做一点问路和探险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应该被看作是这方面的一个贡献。

1988年5月

前 言

(一)

《写作心理学》是一本研究写作者的心理素质和隐伏于写作过程中的心理流程的理论性著作。这本书是我和我的研究生辛勤耕耘了一年多的劳动成果。

是什么原因激起我主编这本理论专著的极大兴趣，并促使我坚定意志率领我的几个研究生，冒着有可能失败的危险，来进行这项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活动的呢？是因为近年来，各种各样专门性心理学著作争相涌现，我们经不住诱惑，受不了寂寞，也急忙跑来赶时髦，凑热闹，出出风头？抑如商品生产那样，迎合时宜，变换花样，用所谓最新产品招徕顾客，以达到营利赚钱之目的？不，绝非如此！这个命题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进而在内心深处萌发了强烈研究的愿望，其动因有二：

其一，我是一个几十年在高校中文系从事写作教学和研究的人。在过去的长年教学和研究中，我一直在暗暗地探索着如何提高习作者的主观反映力问题，亦即如何通过对写作中的心理现像和心理活动规律的研究，以指导他们怎样遵循主客观相结合的科学途径，比较切实有效地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但过去由于极左思潮的束缚，又加上其它方面的种种限制，我这些许的探索却一直处在微小的萌芽状态，甚至还不时受到来自于某些偏执于门户之见的权势者的侧目而视，甚至于横暴的摧残，而在探索的领域里，也因为荆棘丛生，道路迷茫，又四顾无人，无所

依随，既怯于山高路险，又惮于踽踽独行，所以几十年来始终是有志空怀，徘徊不前，即使偶有论及，也只是远远地张望一番，随手在这片神奇而迷幻的旷野的边缘上摘下几片散碎稚嫩的幼叶，而从未敢有深入腹地的大胆涉足。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针路线的指引下，学术理论界所出现的自由讨论的空气深深地感染了我；尤其是在文学艺术界关于中断了几十年的文艺心理学、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活动的再度兴起，以及有关这方面学说的译著和研究新成果的不断问世，就像春风化雨一般溶化了几十年来压在我心头上的厚厚的冻土，扫除了积存于胸中的各种忐忑和疑虑；同行中一些先行者的攀登峻峰的姿影和勇往直前的呼喊，振奋了我的精神，唤醒了我的勇气，使我产生了锐意进取的自觉意识，树立了愿为振兴写作学科，奋力推进和发展写作教学和写作心理研究的雄心壮志，所以我便从迟疑中一跃而起，满怀信心地偕同我的几位年轻的学友，并以他们为生力军，积极投入到这个披荆斩棘、探骊寻珠的研究活动中去。

其二，是出于如何培养研究生的思考。大学招收研究生培养具有各种专门知识和技能的高级建设人材，这是国家建设事业的迫切需要，也是迅速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国策。但研究生怎样带？这却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纵观目前高校指导研究生的方法大体不外有两种：一种是以讲课为主，一种是以读书为主。以讲为主的，由于在方式上与本科生的教学方式大同小异，除了讲授内容的深浅、详略、繁简有所不同，之外，并没有什么研究的特点，于是常常形成讲者泛泛，听者厌厌，收效甚微，学生不得自学，心中颇为反感。即使讲得精彩，也

难免有以讲代学、代思、代研究之病，其结果也象本科生一样，照样是背着口袋装知识，而对于发展其自身的研究能力并无多大益处。以读为主的，常常是书林浩瀚，漫无边际，研究生从早读到晚，从晚读到明，头昏脑胀，疲劳不堪，读来读去结果是记忆杂多，散乱无序，脑子里只塞满了各种各样的死知识，而根本没有点面结合、系统全面的有机思维，其状况不过是“如入闾阖”，纷纷然莫知其谁，熙来攘往，热闹了一阵子之后，临了，也只是落得个“暮散而已”，于研究并无多大裨益。那么研究生究竟应该怎么带？我以为在方法上，既应当讲，也必须读，不讲，教师无以指导，不读，研究生无从获知。但有一个基本点则必须明确，研究生不同于本科生，对研究生的讲不该是一般地讲，研究生的阅读也非一般地读，这些内容都应该以有利于他们的研究为标准。带研究生，顾名思义是“带”而不是“代”，正确方法应该从“带”字上求出。窃以为所谓“带”是“带领”，“带路”，“带动”，而不是“代办”，“代步”，“代劳”，即应当引导、发动和组织研究生，朝着既定的研究方向，自己去进行阅读、思考和研究。而不该像幼儿园里的阿姨，把孩子抱在怀里一口一口地喂饭吃。当然，这并非说导师可以不讲、不教，不问，不闻，而是要求导师应该像那些高明的导演那样，善于通过必要的讲解、质疑和排难，诱发研究生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让他们也像演员那样进入角色，自己塑造人物做出戏来。有鉴于此，我便采取了这种写书的方式，让他们围绕着一个研究课题，采用苏东坡的所谓“八面受敌”读书法（即带着问题读书的方法），在导师的指导下对所研究的专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具体的阅读和研究，最后再在研究的基础上将自己的研究心得组织起来，形诸文字，经过同窗间彼此切磋和导师的审阅修正，最后定为书稿。我以为这是笨功夫，也是求实的功夫，这

样做，不仅可以使研究生将阅读、研究和写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有限的时间内比较有效地培养提高他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而且也可以防止那种“闭路电视”式的狭窄教学，让研究生眼界博大，思路开阔，做到眼中一大片，心中一条线，既受导师之教，而又不为导师所限，在各方面都能得到独立的发展。不过想是这样想了，做是这样做了，其效果究竟如何，这还有待于实践去检验。

以上是关于本书写作动因的简单说明，下面再来谈谈本书写作的一些思考和认识。

(二)

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写作现象和写作过程进行心理学的本质规律的研究，在科学性上是否可以成立？回答是肯定的。

从写作反映论的角度说，大家都承认写作活动是以文字形式反映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的精神创造活动。既然是精神的创造活动，那就不是对物质对象地单纯模写，而必须化物质材料为精神材料，变客观世界为心灵世界。这样做是否违反唯物论反映论的基本原理？不会的，因为我们所说的精神并非像唯心主义所标榜的那样是一种脱离物质而存在的抽象的绝对的精神，而是从物质中产生出来的一种属于高级物质的精神。而且从反映论的角度说，唯物论反映论所讲的“反映”不是一种“机械”的反映，而是一种“能动”的反映，所谓能动的反映所强调的便是精神的反作用，从写作反映论来对这种能动的反映，加以科学的概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反映的过程，绝非像照镜子那样是直接地、如实的反映，也并不是完全像人们习惯地所比喻的那样，写作者的头脑就是一个简单地来料加工的加工厂，真正能动

的写作反映的过程,归纳起来,应该是如下的一个方程式,即:一定的客观事物(包括一定的社会生活现像),映入作者的头脑,经过认识(或情感)的反作用,从中抽取出某种本质的特征(或形成某种特殊感受或审美意识),然后以此为指导,通过对原材料的选择、提炼、加工、改造,将原材料重新加以调整增删与组合,(文艺创作还要通过自由的想象与虚构),以造成相应的完整的观念形态(即围绕一定目的而形成的具有特殊意义的精神主体),然后经过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和谐的熔裁和冶炼,最后用贴切完美的语言文字,将它们表达或表现出来。从这个公式中,可以看出一篇文章或一部作品的制作,一般是要经过三个步骤的。第一个步骤是作者的大脑一定要与客观现象相遇,即一定客观现象映入作者的头脑,引起了作者主观的注意和感受,打个比方,这可以被称之为写作主体的受孕期,亦即为作者大脑的接受期。第二个步骤是作者的大脑与一定客观现像的相交,即一定客观现像映入大脑之后,触动情怀,引起文思,在大脑中展开了对这一一定客观现像的观察、体验、思考、分析、联想、想象等一系列或逻辑、或形象的思维活动,继之便慢慢从不同角度(认识的、情感的、审美的)逐渐形成一个明确的中心意图,最后,紧扣这个中心意图,展开构思,中间经过“心游万仞,精鹜八极”、“思接千载;神通万里”的育化过程,以打通万事万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把纷纭复沓、散乱零碎的现象聚拢起来,连缀起来,努力去造成与一定客观现象的本质属性相吻合的完整的观念形态,这从所取的比喻上说,可以叫做写作的培育期,亦即大脑的酝酿期。第三个步骤,是主观溶入客观,客观化为主观,进而达到主客观相统一,产生出既不脱离客观,又不脱离主观,既不等于客观,又不等于主观,而是在主观与客观相互交融统一的基础上的所谓原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的独立而完整的观念形态，从文学作品方面说，即所谓的“第三自然”。这一个步骤，可以称之为主客观的相生，也可以比之于临盆前胎儿的形成。从大脑的机能上说，亦可称之为大脑工作的完成期。就反映活动看，这三个步骤，从头到尾都是大脑在发挥主要的作用。而大脑的功能即心理的功能，因为心理是大脑的产物，所以说写作活动绝不该只是材料加技巧的一种简单复制活动，而应该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制作的活动。

关于这个问题，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学家、艺术家，都早就有所发现，有所论述。比如黑格尔就曾这样说过：“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重点号是原有的——引者）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了”。此意说明文学艺术作品虽然反映客观世界，但客观世界必须通过心灵，也就是说必须化为心灵的世界然后再转化为感性的具体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这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那么这种心灵活动是怎样进行的呢？黑格尔紧接着做出了分析。他说：“它必须是一种心灵的活动，而这种心灵的活动又必须同时具有感性和直接的因素。它一方面既不是单纯的机械工作，例如单凭感觉的熟练手腕所达到那种漫不经心的轻巧操作，或是按照学来的规矩所达到的那种熟练动作，另一方面它也不是从感性事物转到抽象观念和思想，完全运用纯粹思考的那种科学创造。在艺术创作里，心灵的方面和感性的方面必须统一起来”。黑格尔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写作中主客观的辩证统一，而且特别看重了这种统一中“心灵活动”也就是心理活动的重要意义。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心理学家、哲学家、构造心理学派的创始人威廉·冯特，在莱比锡他所建立的世界第一个心理实验室里，通过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对人的心理进行的实验，进一步发现人的生活可分为两个世界，一

一个是物理世界，一个是心理世界，用冯特的术语，前者叫“物理事实”，后者称“心理事实”。所谓“物理事实”是指客观物质的存在，所谓“心理事实”则是指人的主观精神状态。冯特认为物理世界是事物本质的抽象，心理世界是人的精神的丰富表现。反映物理世界是对外物的真实表述，反映心理世界是对于内心的真诚体验。当然这两个世界并不是对立的毫无联系的，相反，而是物理世界决定了人的心理世界，但尽管如此，这两个世界却各有特点，彼此有所不同。冯特发现了两个世界，并把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赋予心理世界以独立研究的意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按照冯特的学说，客观物质世界虽然决定了主观心理世界，没有客观世界，不可能产生心理世界，但两者既非机械的因果关系，也非同步发展的对应关系。即外部刺激引起心理反映，决非直来直往，是什么就反映什么，这种反映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受到反映主体的心理素质和心理品格的制约和影响的。主体心理是一多种因素的组合体。诸如动机、需要、气质、个性、兴趣、爱好、世界观、以及阅历、情感、文化素养，甚至即时的心境，都会影响着对外部刺激所产生的心理反映和反映的个性特色。正因通过个性心理的折射进行反映，被反映对象在反映主体的感知、记忆和审美意识中，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异或变形。正由于变异变形，所以才能写出各具特色的文章和作品，即使面对的是同一题材，也会出现独辟蹊径，各具面目的不同作品，否则，如果不通过富有个性化的心理活动，而是去直接地对物理事实进行反映，那么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单纯照象和模仿的作品就必然会成为不可避免的。冯特的两个“事实”的划分，应用于写作心理学，与黑格尔的艺术必须通过心灵的创造活动而产生出来，才能成其为艺术品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

在中国古代，心理学的研究虽然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但运用心理观照的知识，或者说从心理学的角度，借助于直观性的、常识性的心理描述的方法，去说明文艺创作规律的现象是随处可见的。例如陆机在《文赋》中所说的“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锺嵘在《诗品》中所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摇荡性情，形诸歌咏”说的都是情因物感，文以情生，以及联想、想像等心理因素是主客观相融合，构成写作的根基。至于陆机说的“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则更进一步指出了高洁的心情对于正确反映客观现实的重要作用。

继陆机、锺嵘之后，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一方面提出“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文学见解，肯定了外部世界对于内部世界的影响，以及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他又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在创作过程中主客观相互交融的辩证关系。即所谓：“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借威廉·冯特的用语来解释、气、貌、采、声，是指物理事实，刘勰那时指的是自然景物的气象和形貌；写、图、属、附指的是心理事实，即作者对于客观外物的描写、刻画、叙述、表现等等。二语之意，是说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一方面应当以客体为主，要认真做到对于一定客体的细致具体的观察和审视，要随着客体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随物以宛转），决不可随心所欲，凭空杜撰。这也就是要求以物为主，心服从于物。另一方面，在对客观事物获得透彻了解的同时，还必须以心为主，以心驭物。这就是要求观察研究客观物象，不能只投以纯客观理智的目光，而应当将作者的感情注入到客观物体中去，用主体的心灵，热血去拥

抱、溶化、铸造、升华一定的客观对象，使其由纯粹的客观物体变化为写作的艺术形象。这就是“与心而徘徊”。应当指出，刘勰所讲的“随物以宛转”和“与心而徘徊”，并非形而上学的指外物与内心的简单相加，而是两者的相互交融与渗透，而且在这个相互交融与渗透的过程中，始终是以写作主体的心理活动为主动的。因为，与心徘徊，即用心灵去驾驭客观事物，当然须以心为主自不必多说，即使是随物宛转，看来好象是以物为主，心不在其中。实际上这也是对写作者观察客观事物的态度所提出的一种要求。它要求写作者通过内心体验去细致把握一定客观外物的气象和形貌，这样，宛转的过程自然就少不了作者主观精神和个性心理素质的直接渗入了。文章写作如此，文学创作尤其是如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生产，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依照马克思的观点，文学艺术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的一种文体，这种文体不但可以按照物种的尺度，亦即客观对象所应有的尺度去描述该事物，而且可以按照写作者的内心尺度去最自由、最充份地表现人的本质。所以说写作活动绝不可能是无主观倾向地、纯客观地描写对象，而是处处都表现着写作主体的心理品格和所有心理活动的。

过去几十年来，写作研究领域，一直自觉不自觉地受着机械反映论的束缚和影响，在写作研究方面所存在的偏颇是不少的。比如对写作现象只注意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而从来不注意或很少注意进行心理学和美学的研究，对写作过程只注意强调生活的意义而忽视了写作主体的主观反映力；在作品方面只注

意作品与生活的关系，而不注意作品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总起来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研究的目光只是偏爱地落在被反映的对象身上，而对反映者则是不屑于或是不敢于理睬的。

在高校的写作教学方面，由于上述倾向的影响，长期以来，也只是根据生活、思想、技巧的写作三要素，偏重于指导青年习作者探讨如何将写作的基本理论知识转化为能力，而没有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如何加强习作主体的主观修养，研究如何培养习作者具有比较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高度的心理能力。过去，在写作界曾有人提出过“功夫在文章之外”的主张，但在或以系统传授写作知识，或以文体为序专题讲述写作方法的普遍作法中，这一关系到主体培养问题的深刻命题，一直受到习见的排斥，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现在随着全国范围的文艺心理学的兴起，在写作界虽然也以逐步开始了对写作主体的探讨，但总的说来，视野还显得不够开阔，立足点也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依然停步于只有想好才能写好的比较笼统肤浅的认识上。今后只有摆脱唯知识、唯技巧的观点的局限，真正注意去培养青年习作者具有适合于写作活动的心理素质和心理功能，才能使写作的理论研究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而这也正是我们撰写这本专著所企图达到的一个主要目的。凡事都应该有个开头，当然，开头有好有坏，但不论怎样总应该有人敢于不顾讪笑不揣冒昧地扔出砖头。抛砖引玉嘛，没有人扔砖头，怎么好引出晶莹剔透的美玉呢！

(三)

以心理学的眼光研究和探讨文学现象的著述，近年来虽接踵而出，但为数也并不甚多。据我所知，除了发表于文学理论刊